

# 資治通鑑今註卷第七

司馬光編集  
林瑞翰註

秦紀二起號蓬闊茂，盡亥號執徐，凡十九年（甲戌至壬辰，西元前二二七年至西元前二〇九年）至

始皇帝下

二十年西元前二二七年

(一) 荆軻至咸陽○，因王寵臣蒙嘉，卑辭以求見。王大喜，朝服，設九賓○而見之。荆軻奉圖而進於王，圖窮而匕首見○，因把王袖而揕○之，未至身，王驚起，袖絕。荆軻逐王，王環柱而走，羣臣皆愕，卒○起不意，盡失其度。而秦灋，羣臣侍殿上者，不得操○尺守之兵○。左右以手共搏○之，且曰：「王負劍○！負劍！」王遂拔以擊荆軻，斷其左股。荆軻廢，乃引匕首擿○王，中銅柱，自知事不就○，罵曰：「事所以不成者，欲生劫之，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○。」遂體解○荆軻以徇○。王於是大怒，益○發兵詣○趙，就王翦以伐燕，與燕師、代師戰於易水之西，大破之。

【註】

○咸陽：秦都，故城在今陝西省咸陽縣東。

◎九賓：韋昭曰：「九賓，周禮九儀也。」九儀謂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孤、卿、大夫、士。史記索隱曰：「周禮大行人，別九賓，謂九服之賓客也。列士傳云，設九牢也。」劉伯莊云：「九賓者，周王之備禮。天子臨軒，九服同會，秦何得九服？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！」劉敞曰：「賓謂傳擯之擯。九賓，擯者九人。」按：九賓一辭，雖出周禮，但歷代制度或有不同。凡設文物大備，即謂九賓，亦卽大朝會之儀，不必援古書爲證，劉伯莊說是。

◎見：讀曰現。

◎搘：刺也。

◎環：圍繞。

◎卒：讀曰猝。

◎操：握持。

◎兵：武器。

◎搏：徒手奮擊。

◎王負劍：負卽背負之負，負劍卽背劍。秦王佩劍長，惶急之際，不可立拔，臣下欲王推劍於背拔之，令易出鞘，故曰王負劍。

◎擣：同擲。

◎就：成功。

○欲生刲之，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：荆軻此語，略謂欲效曹沫之刲桓公，使秦王盡歸燕之侵地。曹沫，春秋魯國人，事魯莊公，有戰績，齊師伐魯，沫三戰三敗，莊公獻遂邑之地以和，與齊桓公盟於柯。曹沫執匕首刲桓公，令齊盡歸魯之侵地，見史記刺客列傳。

○體解：分解其肢體。

○徇：示衆。

○弑：多。

○詣：往。

二十一年  
西元前二二六年

(一)冬，十月，王翦拔薊○，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，李信急追之。代王嘉遺燕王書，令殺太子丹以獻。丹匿衍水○中，燕王使使斬丹，欲以獻王，王復進兵攻之。

(二)王賁○伐楚，取十餘城。王問將軍李信曰：「吾欲取荆○，於將軍度幾何人而足○？」李信曰：「不過用二十萬。」王以問王翦，王翦曰：「非六十萬人不可。」王曰：「王將軍老矣！何怯也！」遂使李信、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，王翦因謝病○歸潁陽○。

## 【註】

④勸：今河北省霸縣地。

⑤衍水：史記索隱曰：「衍水在遼東。」

⑥王賁：王翦之子。賁，音奔（ㄅㄣ）。

⑦荆：荆卽楚。始皇莊襄王諱楚，故謂楚爲荆。

⑧於將軍度幾何人而足？度，預料。李宗侗按漢書叔孫通傳：「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：『楚戍卒攻斬入陳，於公何如？』」又張良傳：「具以酈生計告良曰：『於子房何如？』」與此句法相類似，蓋戰國秦漢間通用語。

⑨謝病：引病辭職。

⑩頻陽：故城在今陝西省富平縣東北。

二十二年  
西元前  
二二五年

(一) 王賁伐魏，引河溝以灌大梁<sup>①</sup>。三月，城壞，魏王假降，殺之，遂滅魏。

王使人謂安陵君<sup>②</sup>曰：「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。」安陵君曰：「大王加惠，以大易小，甚幸。雖然，臣受地於魏之先王，願終守之，弗敢易。」王義而許之。

(二) 李信攻平輿<sup>③</sup>，蒙恬攻寢<sup>④</sup>，大破楚軍；信又攻鄆郢<sup>⑤</sup>，破之，於是引兵而西，與蒙恬會城父<sup>⑥</sup>。楚人因隨之，三日三夜，不頓舍<sup>⑦</sup>，大敗李信，入兩壁<sup>⑧</sup>，殺七都尉<sup>⑨</sup>，李信犇<sup>⑩</sup>還。王聞之，大怒，自至頻陽，謝王翦曰：「寡人不用將軍謀，李信果辱秦

軍。將軍雖病，獨忍棄寡人乎？」王翦謝病不能將。王曰：「已矣，勿復言！」王翦曰：「必不得已用臣，非六十萬人不可。」王曰：「爲聽將軍計耳！」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。王送至霸上<sup>①</sup>，王翦請美田宅甚衆。王曰：「將軍行矣，何憂貧乎！」王翦曰：「爲大王將，有功，終不得封侯，故及大王之鄉<sup>②</sup>臣以請田宅，爲子孫業耳！」王大笑。王翦旣行，至關<sup>③</sup>，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。或曰：「將軍之乞貸<sup>④</sup>，亦已甚矣！」王翦曰：「不然。王怗中<sup>⑤</sup>而不信人，今空<sup>⑥</sup>國中之甲士，而專委於我，我不多請田宅，爲子孫業以自堅，顧<sup>⑦</sup>令王坐而疑我矣。」

### 【註】

①引河溝以灌大梁：水經云：「渠水出滎陽北河，東南流至浚儀縣。」注云：「始皇使王賁攻魏，斷故渠，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，因謂之梁溝。」按大梁卽漢之浚儀，故城在今河南省開封縣西北。

②安陵君：魏襄王封其弟於安陵，號稱安陵君。安陵一名鄒陵，故城在今河南省鄒陵縣西北。

③平輿：卽漢之平輿縣，故城在今河南省汝南縣東南。

④鄖：漢爲鄖縣，故城在今河南省沈丘縣東南。

⑤鄖郢：胡三省曰：「此鄖郢，非楚故都之鄖郢也。楚故都爲白起所取，秦已置南郡。據楚都壽春，以壽春爲郢，則其前自郢徙陳，亦必以陳爲郢矣。然則此郢，乃陳也。郢卽潁川之鄖陵，與平輿、城父皆相近。或曰，鄖

鄂當作鄖陵。」按古陳國，都宛丘，故城在今河南省淮陽縣。

④城父：即漢之城父縣，故城在今安徽省亳縣東南。

⑤頓舍：止息。

⑥蠻：軍壘。

⑦都尉：胡三省曰：「此郡都尉，將兵從伐楚者也。秦列郡有守、有尉、有監，然秦漢之制，行軍亦自有都尉。」

⑧奔：古奔字。

⑨霸上：亦作灞上，又稱霸頭，即白鹿原，地居霸水之上，故名。其地在今陝西省長安縣東。

⑩擣：委任之意。

⑪王翦旣行，至闕：胡三省曰：「此當是出武關也。」按武關爲秦、楚交通孔道，胡說是。

⑫乞貸：求物於人。

⑬相中：中心疑忌而任人不專。相音粗（ㄔㄨ）。

⑭空：盡出。

⑮顧：反。

二十三年  
四元四年  
二二四年

（一）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。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，乃悉國中兵○以禦之，王翦堅壁不與戰。楚人數挑戰○，終不出。王翦日休士洗沐，而善飲食撫循○之，親與士卒同食。

久之，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？對曰：「方投石超距<sup>四</sup>。」王翦曰：「可用矣。」楚旣不得戰，乃引而東，王翦追之，令壯士擊，大破楚師，至斬南<sup>五</sup>，殺其將軍項燕<sup>囚</sup>，楚師遂敗走。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。

### 【註】

○悉國中兵：悉：盡；盡出國中之兵。

○挑戰：激怒敵人以求戰。

○撫循：安慰。

○投石超距：投石，謂以石投遠以擊物；超距，謂跳躍使距超地而騰起。秦軍休養既久，精力充沛，故以投石超距爲戲。

○斬南：斬縣之南。斬縣故城在今安徽省宿縣南。

○項燕：項梁之父。

二十四年西元前二二三年

(一) 王翦、蒙武虜楚王負芻，以其地置楚郡○。

### 【註】

○以其地置楚郡：胡三省曰：「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，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，後分爲九江、鄣、會稽三郡。」按王先謙說，鄣郡乃楚漢之際所分置，亦非秦郡。

二十五年西元前二二二年

(一) 大興兵，使王賁攻遼東，虜燕王喜。

臣光曰：「燕丹不勝一朝之忿，以犯虎狼之秦，輕慮淺謀，挑怨速禍，使召公之廟，不祀忽諸○，罪孰大焉！而論者或謂之賢，豈不過哉！夫爲國家者，任官以才，立政以禮，懷民以仁，交鄰以信。是以官得其人，政得其節，百姓懷其德，四鄰親其義。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○，熾如焱火○，觸之者碎，犯之者焦，雖有彊暴之國，尙何足畏哉？丹釋此不爲，顧○以萬乘之國，決匹夫之怒，逞盜賊之謀，功隳身戮，社稷爲墟，不亦悲哉！夫膝行蒲伏○，非恭也；復言重諾○，非信也；糜○金散玉，非惠也；刎首決腹○，非勇也。要之，謀不遠而動不義，其楚白公勝○之流乎！荆軻懷其豢養○之私，不顧七族，欲以尺八匕首，彊燕而弱秦，不亦愚乎？故楊子論之，以要離爲蜘蛛之靡○，聶政爲壯士之靡，荆軻爲刺客之靡，皆不可謂之義○。又曰：『荆軻，君子盜諸○。』善哉！」

(二) 王賁攻代，虜代王嘉○。

(三) 王翦悉定荆、江南地，降百越○之君，置會稽郡○。

(四) 五月，天下大酺○。

(五)初，齊君王后○賢，事秦謹，與諸侯信，齊亦東邊海上○，秦日夜攻三晉○、燕、楚，五國各自救，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，不受兵。及君王后且死，戒王建曰：「羣臣之可用者某。」王曰：「請書之。」君王后曰：「善。」王取筆牘受言，君王后曰：「老婦已忘矣。」君王后死，后勝○相齊，多受秦閒金○，賓客入秦，秦又多與金，客皆爲反間，勸王朝秦，不脩攻戰之備，不助五國攻秦，秦以故得滅五國。齊王將入朝，雍門司馬前曰：「所爲立王者，爲社稷耶？爲王耶？」王曰：「爲社稷。」司馬曰：「爲社稷立王，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○？」齊王還車而反。即墨大夫聞之，見齊王曰：「齊地方數千里，帶甲數百萬。夫三晉大夫，皆不便秦而在阿、甄○之閒者百數。王收○而與之百萬人之衆，使收三晉之故地，卽臨晉之關，可以入矣○；鄒郢大夫○，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○者百數，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，使收楚故地，卽武關可以入矣○。如此，則齊威可立，秦國可亡，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！」齊王不聽。

### 【註】

○忽諸：奄忽而亡。

○磐石：石之底部平大如盤者，亦作盤石，喻國基穩固。

◎焱火：焱，火花，音𦵹（一作）。喻國勢熾盛。

◎顧：反。

◎膝行蒲伏：膝行，謂屈膝跪行；蒲，謂以手著地爬行；伏，謂俯身伏地；皆恭敬之貌。

◎復言重諾：復言，謂言必信而可復；重諾，謂重然諾。

◎糜：耗散。

◎決腹：以刀切腹，令內臟流出而死。

◎白公勝：楚平王之孫，太子建之子。建得罪於平王，出奔而死於鄭，勝乃奔吳，引吳師入郢，殺叔父子西、子期，雖報父讐而卒亡其國。

◎豢養：養豕曰豢。豢養，喻若人之養犧牲，非愛之，將殺之。

◎以要離爲蠍蟻之際：要離，吳人，爲吳王闔閭刺殺慶忌，靡，謂披靡而死。此言其力不足，譬如蜘蛛之蠍毒於人而自靡死。蠍蟻即蜘蛛，胡三省曰：「方言自關以西，秦晉之間，謂之蠍蟻；趙魏之間，謂之蠅蟻。」蟻，音矛（口父）。

◎皆不可謂之義：按揚子以爲要離、姁政、荆軻三人之死，皆非君親之難，君子所不爲，故曰不可謂之義。以上取意自揚子法言淵藪篇。

◎荆軻，君子盜諸：此語亦出法言淵藪篇。吳祕曰：「荆軻，以君子之道類之，則盜爾！」

◎房代王嘉：嘉奔代，見上卷秦始皇帝十九年，至是趙亡。

百越：越人種落衆多，各置君長，不相統屬，故稱百越。

會稽郡：治吳縣，故城即今江蘇省吳縣。

大酺：令天下民合聚飲食以爲樂。

君王后：齊太史歎之女，齊襄王之后。

東邊海上：言齊地極東，邊於海，不與秦國接壤，故得不受兵革。

三晉：韓、趙、魏皆故晉地，統稱三晉。

后勝：姓后名勝。按姓譜，后本作郈，其後去邑，遂作后。

閒金：以金賂敵，離其君臣，令爲反間，故曰閒金。因敵方之間諜，令其於不知不覺之中，反爲我用，是爲反間。

雍門：杜預曰：「雍門，齊城門也。」

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：此語蓋取孟子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之義。王之所立，既爲社稷，自不能去社稷而自爲身計。去，離也，棄也。

阿、甄：胡三省曰：「甄當作郵」。按阿即春秋齊之柯邑，戰國時曰阿邑，秦時謂之東阿，故城在今山東省濰陽縣東北。郵即春秋衛之郵邑，漢置郵城縣，故城在今山東省濮東。

收：撫集。

即臨晉之關，可以入矣：謂撫集三晉之兵，使自河東以攻秦，則可破秦之臨晉關。臨晉關亦稱蒲津關，故址在

今陝西省朝邑縣東。

○鄒郢大夫：鄒郢，楚都，故以鄒郢大夫泛稱亡楚之遺臣。

○城南下：胡三省曰：「城南下，卽南城之下也。南城，齊威王使檀子所守者。」按漢有南城縣，屬豫章郡，故城在今江西省南城縣南，或卽其地。

○卽武關可以入矣：言可使楚人自南陽入武關以攻秦。武關故址在今陝西省商縣東，戰國時爲秦之南關。

二十六年  
西元前二二一年

(一) 王賁自燕南攻齊，猝入臨淄，民莫敢格○者。秦使人誘齊王，約封以五百里之地，齊王遂降，秦遷之共○，處之松柏之間，餓而死。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，聽姦人、賓客，以亡其國，歌之曰：「松耶？柏耶？住建共者客耶？」疾建用客之不詳也○。臣光曰：「從衡○之說，雖反覆百端，然大要合從者，六國之利也。昔先王建萬國，親諸侯，使之朝聘以相交，饗宴以相樂，會盟以相結者，無它，欲其同心効力，以保家國也。羈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，則秦雖彊暴，安得而亡之哉？夫三晉者，齊楚之藩蔽，齊楚者，三晉之根柢，形勢相資，表裏相依。故以三晉而攻齊楚，自絕其根柢；以齊楚而攻三晉，自撤其藩蔽也。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，曰：「盜將愛我而不攻。」豈不悖哉！」

(二) 王初并天下，自以爲德兼三皇，功過五帝<sup>㊂</sup>，乃更號曰皇帝<sup>㊃</sup>。命爲制，令爲詔<sup>㊄</sup>，自稱曰朕<sup>㊅</sup>，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<sup>㊆</sup>。制曰：「死而以行爲謚，則是子議父，臣議君也，甚無謂。自今以來，除謚法，朕爲始皇帝，後世以計數，二世、三世至於萬世，傳之無窮。」

(三) 初，齊威、宣之時，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<sup>㊇</sup>。及始皇并天下，齊人奏之，始皇采<sup>㊈</sup>用其說，以爲周得火德，秦代周，從所不勝爲水德，始改年<sup>㊉</sup>，朝、賀皆自十月朔<sup>㊊</sup>，衣服、旌、旄、節、旗皆尚黑<sup>㊋</sup>，數以六爲紀<sup>㊌</sup>。

(四) 丞相綰<sup>㊍</sup>言燕、齊、荆地遠，不爲置王，無以鎮之，請立諸子。始皇下<sup>㊎</sup>其議，廷尉<sup>㊏</sup>斯曰：「周文、武所封子弟、同姓甚衆，然後屬疏遠，相攻擊如仇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今海內賴陛下神靈，一統，皆爲郡縣，諸子功臣，以公賦稅重賞賜之，甚足易制，天下無異意，則安寧之術也，置諸侯不便。」始皇曰：「天下共苦戰鬥不休，以有侯、王，賴宗廟，天下初定，又復立國，是樹兵<sup>㊏</sup>也，而求其寧息，豈不難哉！廷尉議是。」分天下爲三十六郡<sup>㊏</sup>，郡置守、尉、監<sup>㊏</sup>。收天下兵聚咸陽，銷以爲鍾鏕<sup>㊏</sup>，金人<sup>㊏</sup>十二，重各千石，置宮庭中。一法度、衡、石、丈尺，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。

諸廟及章臺<sup>○</sup>、上林<sup>○</sup>，皆在渭南。每破諸侯，寫放其宮室<sup>○</sup>，作之咸陽北阪<sup>○</sup>上，南臨渭，自雍門<sup>○</sup>以東至涇、渭<sup>○</sup>，殿屋、復道<sup>○</sup>、周閣相屬<sup>○</sup>，所得諸侯美人、鍾鼓以充入之。

【註】

○格：抗禦。

○共：古國名，漢爲共縣，故城卽今河南省輝縣。

○疾建用客之不詳也：言恨齊王建不詳審賓客之善否而擅用之，致使齊國滅亡。

○從衡：南北聯合曰從，東西勾結曰衡。從，讀曰縱；衡，讀曰橫。

○三皇五帝：按三皇五帝，其說不一，秦博士以天皇、地皇、泰皇爲三皇，秦皇所採必以此說爲主。至於五帝之說，大戴禮、史記均以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爲五帝，此戰國通行之說，秦皇亦必採此。

○乃更號曰皇帝：孔穎達曰：「帝者，諦也，言天蕩然無心，忘於物我，公平通遠，舉事審諦，故謂之帝也。帝號同天，名所莫加，而稱皇者，以皇是美大之名，言大於帝也。」

○命爲制，令爲詔：天子之言，一曰制書，二曰詔書。制書，謂天子布告臣民之書。按秦以前，上下相告語，皆可謂之詔，如周禮春官大宗伯：「詔相王之大禮，」此君告臣之例；莊子盜跖篇：「爲人父者，必能詔其子，」此父告子之例；左傳成二年：「變之詔也，」此同僚相告之例；周禮天官大宰

：「以八柄詔王馭羣臣，」此臣告君之例。自秦漢以後，惟天子始得稱之。

◎自稱曰朕：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朕，自始皇帝定製，唯天子獨稱之。兩漢而後，因而不改。

◎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：胡三省曰：「太上者，極尊之稱也。始皇自號始皇帝，故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。自漢高帝以尊太公，此後不復爲追號。」

◎終始五德之運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謂之五德。鄒衍創五德相勝之說，謂土勝水，木勝土，金勝木，火勝金，水勝火，是爲推五勝。五德運行，終而復始，是爲終始五德之運。鄒衍以火流王屋，爲周受命之符，且服色尚赤，故以爲周得火德，秦代周，故以秦爲水德。

◎采：古採字。

◎始改年：胡三省曰：「夏以建寅之月爲歲首，殷以建丑之月爲歲首，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，今始皇以建亥之月爲歲首，是改年也。」

◎朝賀皆自十月朔：秦正建亥，故以十月爲歲首，朝賀以十月朔。

◎衣服、旌、旄、節、旗皆尚黑：析羽注旄於竿首謂之旌。旄，旌旗竿節，亦謂之幢，本用犧牛尾爲之。節，使者所持以爲信；編毛於竿以象竹節，故謂之節。始皇以水德屬北方，北方尚黑，故衣服、旌、旄、節、旗皆尚黑。

◎數以六爲紀：胡三省曰：「水成數六，故以六爲紀。」

◎丞相綰：丞相王綰。

下：自上付下。

卷之三  
廷尉。按漢書百官表：廷尉，秦官，掌察獄訟。顏師古曰：「廷，平也。治獄貴平，故以爲號。」

因樹兵：樹謂培植；兵謂戰亂。

全分天下爲三十六郡。秦三十六郡，或因秦故郡，或因六國之舊，或滅六國所置。至始皇二十六年，凡有郡三十六，茲爲備明起見，列表若下：

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所定三十六郡表

故代國，後入趙

秦王政二十五年

秦昭襄王二十二年

秦王政五年

秦王政二十二年

秦莊襄王九年

秦王政十七年

秦昭襄王二十九年

秦昭襄王三十五年

秦王政二十五年

秦王政二十四年

秦王政二十四年

秦王政二十四年

秦王政二十四年

秦王政二十五年

秦王政二十六年

秦王政二十六年

1374